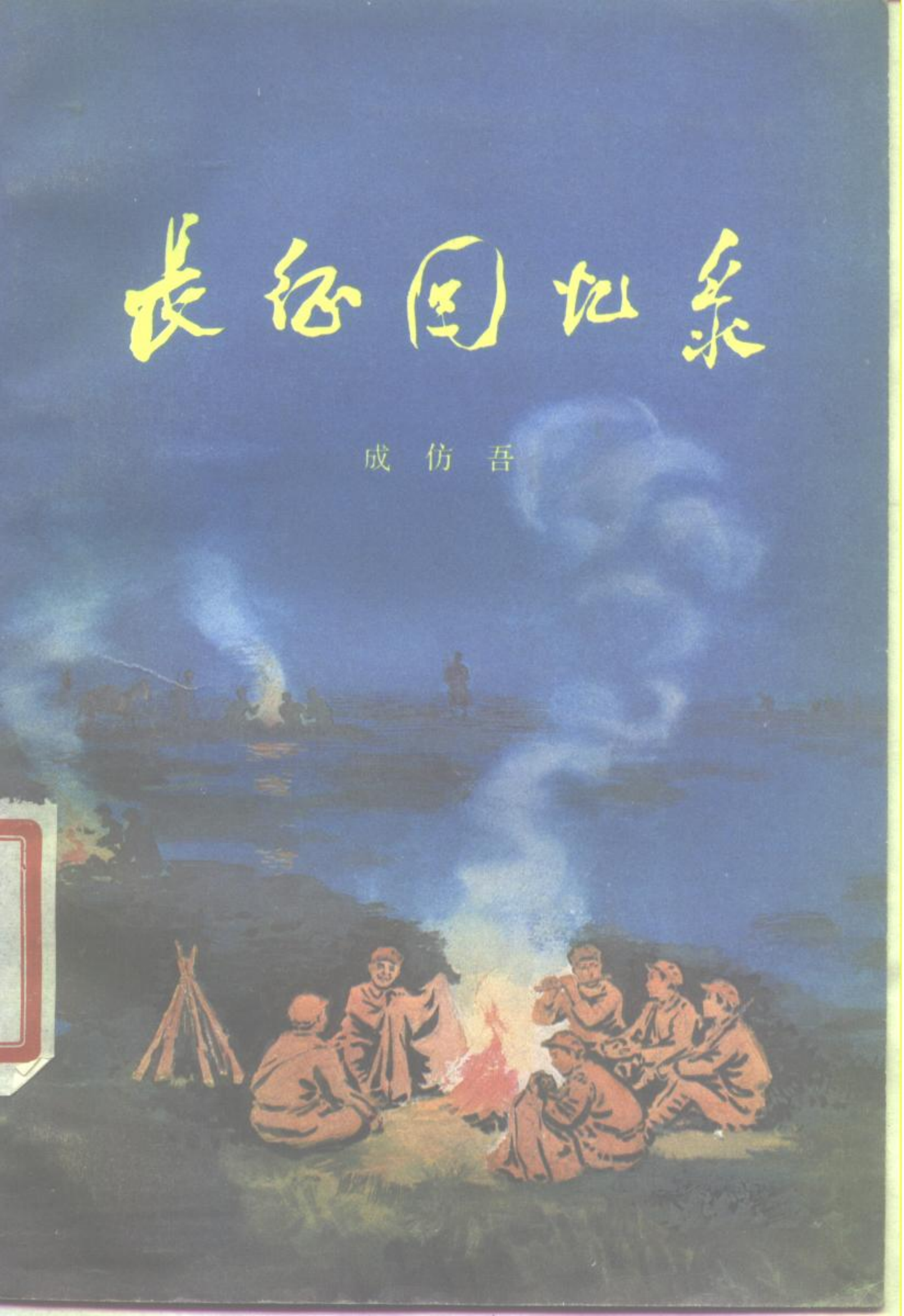


长征图记

成仿吾



I 251/14

长征回忆录

成仿吾

人民出版社

长 征 回 忆 录

成 仿 吾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03,000字
1977年10月第1版 197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609 定价 0.55 元

本书书名由郭沫若同志题字，
古元同志作封面画，书内插图选自
黄镇同志的《长征画集》。



毛主席在陕北（一九三六年）

斯 诺 摄



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同志在长征胜利
到达陕北后的合影

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
 远征难，
 万水千山
 只等闲。
 五岭逶迤
 腾细浪，
 乌蒙磅礴
 走泥丸。
 金沙水拍
 云崖暖，
 大渡桥横
 铁索寒。
 更喜岷山
 千里雪，
 三军过后
 尽开颜。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
 十月
 于长征途中

长 征 诗 一 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7000/65

目 录

引 言	1
一、再见吧！瑞金！	14
二、突破四道封锁线	21
三、跨过五岭最高峰	30
四、西入贵州	37
五、遵 义	44
六、四渡赤水	53
七、“金沙水拍云崖暖”	62
八、“大渡桥横铁索寒”	74
九、“欢迎！”“欢迎！”——夹金山下一、四 方面军会师	92
十、在千里雪山中	102
十一、毛儿盖	108
十二、分裂主义者罪恶重重	116
十三、过草地	122
十四、坚决北上	130
十五、进入甘南	142
十六、在西北高原上与敌周旋	150

十七、“不到长城非好汉”	156
十八、“欢迎!”“欢迎!”“欢迎!” ——红军三大主力军大会师	167
十九、分裂主义者的下场	175
二十、历史的结论	182
后 记	192

引 言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在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更严重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国外来的压迫与剥削，使国内原来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齐激化。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接连发生。国内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连绵不断，有的虽然还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实质上是农民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些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仅仅几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由于阶级敌人从内部进行分裂破坏，加上反动王朝勾结了外国反动势力联合进行残酷镇压，致使革命遭到失败。此后，摇摇欲坠的反动王朝，又继续维持着对旧中国的血腥统治。国计民生从此更加江河日下。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比较轻易地推翻了反动的爱新觉罗王朝。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派系没有能统一中国，而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国家割据一地，使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形成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实际上只是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划分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好最

后的准备。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非常软弱，没有大的作为。而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①。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党的幼年时期，从一九二一年创立到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发展到黄河流域的六、七年内，党中央的领导权掌握在陈独秀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③，“**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④。结果，在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掌握军队的大资产阶级一叛变，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就失败了。

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死抱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陈旧观点，只要资产阶级与国民党，而不要农民。“左”倾机会主义的张国焘则只要工人运动，也不要农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3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6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0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09 页。

他们都污蔑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

就在党的创建初期的这种混乱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他从一九二〇年开始，就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了许多宣传和组织活动。只有他才从革命战略的高度，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关系，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只有毛泽东同志正确地阐明了农民革命的伟大意义；并且亲自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以及培养农运干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之后，更加显示出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他领导的农民运动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唯一正确的新的阶段，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又把革命红旗高高地插在井冈山上，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虽然象林彪这样的动摇分子马上就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瞿秋白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听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勃然大怒，但是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并用实践证明了，“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

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①的“奇事”。而正确的总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同时反对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流寇思想，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一种只想打大城市。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制度，使根据地逐渐巩固与扩大起来。

毛泽东同志适应当时游击战争的情况，还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就开始制订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作战原则，后来在一九三〇年反对敌人对江西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右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左联），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唯一正确的军事思想。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根据这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打破了敌人的几次“围剿”。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用了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也只用了三个月，打破第四次“围剿”只用了三星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正确路线是决不要轻易放过的。王明路线的一伙人，从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就以反对“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为名，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根据地党代表大会(瑞金)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党的领导职务，又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工作会议(宁都)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红军领导工作，强迫离开红军。远处上海的机会主义者高谈阔论，批评红军忽视了阵地战、堡垒战等等。一九三三年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时，幸亏王明一伙的“左”倾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里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仍然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中央红军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反击战，结果两战两胜，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接着又向赣南、闽西东征西讨，长期跟随毛泽东同志的广大红色战士与千万群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毛泽东同志就是正确，他总是正确的。这是根据无数革命实践亲自得出的结论，经过考验的真理。在军事方面尤其显得突出。凡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思想办的就胜利，而违背他的思想办的就失败。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经验对大家的教训是特别深刻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的。这些特点是：

1. 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2. 敌人的强大；
3. 红军的弱小；
4. 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就是根据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因而是稳操胜券的。

而王明一伙人，由于白区工作的错误，一九三二年被迫陆续退到了苏区，但始终对错误路线的恶果没有吸取必要的教训，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特别在军事上把原来的一些空洞口号弄得更具体、更荒谬了。他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敌人方面倒是吸取了过去四次失败的经验，第五次的围攻不但大大增加了兵力，而且改变了战略战术，不但使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而且从帝国主义国家求得了精神上的与物质上的援助。

蒋匪帮于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动了一百万兵力，对全国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人对中央红军重点进攻。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而我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死抱着他们的教条，所谓“正规原则”，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完全脱离了实际。他们在敌人进攻初期，要“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御敌人于国门之外”、

“先发制人”、“两个拳头打人”，于是去打敌战区的巩固阵地，黎川以北的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的另一巩固阵地资溪桥，又不胜。在进攻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完全被敌人的优势兵力与堡垒主义所吓昏，退回根据地，转而采取了单纯防御方针。他们分兵把守、节节防御，与敌人的堡垒对峙，等待敌人伸出“乌龟壳”，然后实行“短促突击”，希望在很短距离内歼灭敌人。他们吹捧“短促突击”为应急良方，实际上这是同敌人拚消耗，打没有希望的消耗战，而且敌人缩回“乌龟壳”，就打不着敌人。

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陷于完全被动，疲于奔命，而敌人日益进逼，根据地逐渐缩小。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使我军民日益困难。这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运动，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迫使蒋介石从围攻中央红军的军队中调走大量兵力。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①，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左”倾机会主义者仍迷信“短促突击”，不用此计，坐失这一良好时机，眼看着蒋介石摧毁了福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19 页。